舌尖上的家鄉情味

HK人與事

東瑞

說香港是美食天堂，一點都不為過。除了內地一些有代表性的美食，如北京烤鴨、東北餃子、四川擔擔麵、客家梅菜扣肉、金門麵線、雲南米線、上海粗麵、小籠包、海南雞飯等等可以吃到外，還有世界各地名菜，意大利的披薩、日本的各式料理、韓國烤肉、星洲炒米粉、東南亞各款咖喱、越南湯檬、印尼巴東牛肉、黃薑飯等。

香港毗鄰廣東，本身傳承的是嶺南菜系，以港式飲茶文化為代表。但世界各地代表性的美食品牌進軍香港，大多數比較順利，有賴於香港人的味蕾尤其歡迎舶來美食。

以我所居住的黃埔一帶為例，人口密集，家境中層為多，單是各類餐廳、食肆、酒樓就多達五十家。每天換着吃，一個月都輪不完。當然，人固然喜歡嘗鮮，但最後還是會挑選幾類自己最喜歡的，作為常用餐食。

論我家最習慣的，還是港式酒樓和印尼美食，前者我們算入鄉隨俗，全面接受香港的飲茶文化；後者則是家鄉情結，事緣周圍結交了不少早期印尼歸僑朋友，他們大都是出生或成長於印尼，上世紀六十年代歸國而後又於七八十年代移居香港的「天涯漂泊人」。不少人抱團取暖，酷愛吃印尼飯和特色菜餚，成了彼此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

自從位於銅鑼灣和尖沙咀遊客區的印尼大餐廳先後結業，比較著名的以印尼菜餚為主打的印尼餐廳就「漸行漸遠」，令我這些經常的捧場客有些失落。以往有時飲茶膩了，大家會懷念起「家鄉的味道」，相約在這類富有南洋特色的餐廳飽食一餐，而今選擇少了，一旦有新的印尼食肆，都會互通訊息，奔走相告。

那天，忘記了誰告知，在深水埗有家「AMIN」餐廳，老闆是西加里曼丹島（舊稱婆羅洲）一帶的老鄉，專製作富有當地特色的印尼飯，其中黃薑飯好評尤多。老同事老陳正好是那一帶的，一時也很興奮，大談他家鄉味的黃薑飯是如何開胃如何好吃。後來，我們也去捧場嘗味。餐廳雖然在大街，但處在街尾，門前較為冷清。

那招牌有點殘舊了，餐廳較狹小，內裏陳設也簡陋，但食客都操着家鄉話，吃得津津有味，憑着這份情誼，生意不錯。我們多買一份黃薑飯贈老同事，他也讚不絕口。再後來，餐廳老闆也許覺得餐廳發展下去，會有前途，決定在附近覓新址搬遷，新店寬敞多了。

經營的依然是印尼黃薑飯等幾樣招牌美食。開張後，老闆之外，也多了一二職員。那次我們再光顧，一位身材嬌小、面容娟好的服務員忙着記錄顧客點的菜，妻子和她閒聊幾句，她得知我們早年也在婆羅洲東部生活過，一時感興趣和親切起來，格外熱情。之後，我帶來一本新出的書，通過她送給餐廳，書中收錄了幾篇以印尼美食為題材的故事，雖然帶有虛構成分，但黃薑飯故事靈感就來自第一次在他們餐廳舊址吃飯所引發。

在書的扉頁，我寫上了希望他們客似雲來、生意越做越好一類話。我心想，印尼美食屬於外來文化，要與一些西方快餐品牌爭市場，融入香港飲食文化，畢竟不容易。這不僅豐富了本地的美食文化內容，最為難能可貴的是，讓天涯漂泊人，在港島嘗到一份濃淡適宜的家鄉情味，為另類鄉愁解解饞吧。

▶黃薑飯是印尼特色美食之一。 資料圖片

聖誕森林

市井萬象

聖誕將至，銅鑼灣時代廣場舉辦「It's Relaxing Time」聖誕企劃。時代廣場地面化身北歐森林的「聖誕真美國度」，所有樹採用真松樹，讓市民猶如置身於森林。

香港中通社

窗景 心境

君子玉言

小杳

經過一番風塵僕僕的奔波，以及疫情的困擾，終於安定下來，終於趕上了足球世界盃尾聲，可以安安靜靜、完完整整看一場現場直播的比賽了。

周日的子夜，阿根廷VS法國，一場跌宕起伏、精彩絕倫的決賽，一個如願以償的結果，一段緊張到手心出汗、心跳起伏的一百三十分鐘。這麼多年追世界盃，這是最好看的決賽，沒有之一。

習慣了在賽後聽着《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旋律傷心流淚的人們，終於有了大笑一次的資格，眼中淚水因喜極而泣。對於一個舉國的期待，三十六年的大力神盃回歸之路太過漫長；對於美斯，從十九歲青澀少年到三十五歲鬍鬚大叔，十六年的渴望拚搏也已太艱辛。在五次衝擊世界盃冠軍之後，傷痕纍纍的美斯終於心願圓滿。

朋友圈有人扛着新冠發燒半夜歡呼，有的高興得深夜兩點去廚房炒雞蛋，喝了半瓶威士忌慶祝。還有朋友早早飛到卡塔爾看現場比賽，發朋友圈「得瑟」呢。

美斯對足球的熱愛是純粹的，隊友對美斯的愛戴是純粹的，球迷對足球的喜愛是純粹的。每一份痴迷、歡笑、淚水，每一個精神勇氣、期待或失落都是純粹的。

唯有純粹，才會如此令人着迷。

感謝足球，讓人們在無盡的苦難負重中，還有一絲歡呼雀躍的心情。

感謝美斯，讓人們為掩飾悲傷不得不趁洗澡時流淚，有了一個不必收斂淚水、不必掩藏心緒的機會。

進入二〇二二最後一個月，維持三年之久的防疫防線開始調整。對病毒全民嚴防死守的模式迎來「全劇終」，一個時代結束了。人們一片歡呼。隨之，很快到處一片「陽」光。老同事一家老小十一口有「十隻羊」；不少人全家皆「陽」。家人、朋友、閨密也一一進了「羊」群，老人住院……隆冬時節，寒氣凜凜，疫情洶洶。好在許多人心態平靜，坦然說起、坦然面對。「陽過」了，「陽康」了，冬天縱然漫長，終究會過去。

顛沛流離中各種窘境、各種不知所措，回過頭看，又穿過了一條幸運的縫隙線。其間每一個幫助和關心都彌足珍貴。M兄的沉穩力助，Connie的暖心安慰和Christine的周到細緻，Sun先生的主動幫扶，WG弟的隨時後援，中李和小李兄弟不厭其煩的跑前跑後，阿明的溫馨小火鍋，JH兄的厚道實在……

人生列車上，能陪伴到終點的寥寥無幾。但哪怕只是一程一段、一事一時，哪怕只是在你需要時攙扶一把，都是人間慰藉，此生營養。

時空轉換中，窗外的風景成了調節心情的畫面。一方天空，一片樓宇，一片寒林遠山。絢彩或平淡，有時覺得落木蒼山不免苦寒，但中國畫常常以此為素材，入了畫，也詩意。

早春那個獨處封閉的三周，逃離疫區驚魂甫定。遠郊一個安靜的院子，兩間一模一樣的朝陽房間，兩個一模一樣的窗戶，樹枝含苞，春雪飄灑，喜鵲在枝頭嘰喳蹦跳。一切都那麼平和素簡。然後是一窗白玉蘭，由盛開到荼蘼。讀書、刷劇，心無旁騖。那真像是一個真空驛站，也像是一首曲子的間奏solo，思緒慢慢流淌，散漫地流淌。一切暫且放下，啥都可以想，啥都可以不想。

那個橫跨暮夏和秋冬的窗口，以及窗外兩棵巨大的楓香樹，一次次出現在我的文字裏。流雲彩霞從窗外飄過，紅葉落在窗台，也落在門前草坪上。窗台上常常「長着」兩隻小貓，一大早就自己扒開百葉窗坐在裏邊看風景，我在看牠也同牠一起看風景。不知貓咪眼中的美景是否跟我一樣，但我知道牠看見小鳥會驚奇地叫，看見松鼠會興奮地從一個窗口追到另一個窗口，看見樹葉會用「小手手」去抓玩，牠也喜歡趴在窗口投射到陽光的地方曬太陽……僅僅就對風景的關注，貓的興趣點跟人差不多。此刻那個窗口，我沒在看，貓肯定在看。牠已經看過了楓葉落盡，寒雨敲窗。我在想牠，不知牠是否想我。

有海的城市必須有窗。坐在島城高樓一隅，一排軒窗直面大海，與友喝茶敘話，圍爐微醺；在S先生的office，憑窗望海，波光粼粼，一窗一畫。室內他的畫作掛滿牆壁，四面皆畫，言談俱雅。

窗窗幀幀，都是風景。

我們正經歷一個的季節過去，一個年頭的離去，一個時代的遠去。對於自己，是一個心境的平服，又一個心境的來臨。

生活中，本沒有那麼多宏大的敘事總是令人熱血賁張，要學會抓住眼下一絲一毫的微小幸福。人生多艱，這些小小的幸福，雖然微如纖塵，亦會讓我們對這個世界始終葆有善意和感激。

▲讓這些笑臉，照亮心情。 中新社

一堂毛筆字啟蒙課

柳絮紛飛

小冰

用手寫字這些事，是不是正離我們漸行漸遠？有人質疑寫字的實用性，有人感到寫字乏味，還有人僅視之為一種藝術。我想，現在寫字不過就是簽名。

「我寫不好字，沒有天賦。」在歷史學教授劉智鵬的毛筆書法課上，我如此想也如此說。走進他的義工課堂純屬偶然，跟着一波小青年玩玩而已。

「你在練字的過程中喪失過信心吧？」教授問。

「是啊，挺認真的喲。練過三個階段的鋼筆字，次次告敗。而今，字還停留在小學生水準，自信心卻早已告罄。今天來，只算啟蒙。」面對一眾後生女後生仔，我真是難以啟口。

教授給大家講毛筆字的風格，講歐體、顏體、柳體、趙體；也講晉朝的王羲之，唐朝的柳宗元，北宋的黃庭堅；還講明朝的文徵明和祝枝山以及他們的狂草。之後劉教授讓我們都寫一寫。

「太正了，太楷了，一輩子這樣練，一點都不好玩，練久了自己都覺得沒趣兒。」輪到看我的字，教授說。

「你以後楷書和行書都練吧。」他補了一句。

「不是說先練楷書，後練行書嗎？」我犯疑。

「通常是這麼說。所謂楷書即規範字，平直而正方，是手寫體的第一參考標準，繁體也好簡體也罷，練楷書皆需通過臨摹而習得。傳統而言，楷書是所有字體的基礎。」

接着他說行書。「行書務從簡易，介於楷書和草書之間，不像楷書那樣端正，也不像草書那樣潦草；寫得比楷書快，字也比草書更易辨認。行書實用性高，藝術性高，容易產生興趣；而楷書除了實用性和藝術性，還見功夫。」

「你們想先練一練行書，也無妨。」說着，教授揮毫寫出「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又說：「不是一開始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的，我也苦練過楷書。沒有楷書的功底，別想把行草寫得多麼好。」

「何不妨楷書一天草書一天？或者楷書一行草書一行？」我一時茅塞頓開，問同學道。「好主意！說不準還真行。楷幫行，行助楷，練楷書規範塗鴉，練行書練出風格。」同學附和了我。一興奮，竟然又燃起了把字寫好的信心。

一千個書寫者，就有一千個風格，寫行書練出自己的風格，不正是現代人追求的個性嗎？我敬佩那些出手就像字帖水準的人，還記得一位老朋友寫的那幾頁字，諸葛亮的《出師表》，那就是個性。

隸書、楷書、行書；柳體、顏體、歐體；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中國書法千變萬化各成一體，是中國文人生活的一部分。

《史記》的坎坷歷程

閒話煙雨

白頭翁

司馬遷為寫《史記》忍辱負重，嘔心瀝血，四十六歲完成《史記》最後一篇「匈奴列傳」。《史記》，記載了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共三千多年的歷史。與《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魯迅說「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如何使《史記》流傳於世，司馬遷費盡心血，他了解漢武帝的為人，更深知此書必然惹來另一場「殺身之禍」；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就因為漢武帝的迫害被生生氣死。公元前一四〇年至一一〇年，司馬談擔任太史令，但漢武帝赴泰山封禪時，有意不讓司馬談去，這本是太史令分內的大事。司馬談倍感恥辱，由此「發憤且卒」，臨死前，「執遷手泣」仍然嚥不下這口氣，直死沒閉眼。但要公開發行，又不能不報漢武帝，「撫長劍兮玉珥。」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司馬遷決定將這套五十二萬多字的《史記》讓女兒再抄寫一份，他將女兒抄寫的這份「副本」留在長安，適時呈報漢武帝審查，而將其原稿秘密送往女兒的婆家珍藏。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稱之為「藏之名山」，就是華山腳下。果然不出司馬遷的預料，進呈給漢武帝的《史記》副本如泥牛入海，再無音訊，無人知其下落。司馬遷苦苦等待，終於沒能等到《史記》見天日的那一天，在終身遺憾之中，至死難閉雙眼。

真正使《史記》名傳青史、流芳百世的是司馬遷的外孫子楊惲。沒有楊惲後人就可能沒有人知道《史記》。

楊惲自幼聰慧好學，天賦極好，跟隨母親熟讀外公的《史記》，讀的是司馬遷的原稿。有說這孩能整章整章地背誦其中的文章，常常令其母驚訝。其母即司馬英，常常與其次子楊惲談論《史記》中記載的人和事，有時竟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如何讓天下人都能看到《史記》？也是母子二人常常探討的大事。天不滅《史記》，蒼天有眼，司馬遷亡靈不遠，誰又能想到蒼天神靈給《史記》的機會，竟然是一場告密，卻換來了《史記》如日東升，燦爛輝煌，讓子孫後代，代代享受雨露陽光。

公元前六六年，漢宣帝地節四年。霍氏六十年權傾朝野，甚至掌握皇帝的廢立。霍氏集團企圖陰謀推翻漢宣帝另立他人。但此事被楊惲探知，楊惲也深得霍氏家族的信任。楊惲深明大義，隨即密報侍中金安上，金安上乃漢宣帝最信任的近臣，金安上立即密報漢宣帝，漢宣帝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霍氏集團，把霍氏家族滅族。漢宣帝沒有像劉賀那樣僅僅當了二十七天皇帝就被霍光攆下皇帝寶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楊惲的告密。楊惲被封為平通侯，食邑博陽。誰說「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正因為楊惲得到漢宣帝的信任與重用，又被加封為中郎將，掌握兵權；即掌握「筆桿子」，又掌握「槍桿子」。楊惲不忘初心，牢記《史記》，他終於有機會完成外祖父和母親的殷殷切望，直接上書漢宣帝，《史記》終於日出東方，東方既白。而此時司馬遷已過世二十餘年矣，至此司馬遷先生可瞑目矣。